

理解空间

冯雷 著

20世纪空间观念的激变

冯雷 著

理解空间

20世纪空间观念的激变

UNDERSTANDING SPACE Feng Lei
Transitions of Spatial Concepts in the 20th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解空间：20 世纪空间观念的激变 / 冯雷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1

ISBN 978-7-5117-3139-5

I. ①理…

II. ①冯…

III. ①空间—研究

IV. ①B01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1287 号

理解空间：20 世纪空间观念的激变

出 版 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贾宇琰 朱瑞雪

责任印制：尹 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153 千字

印 张：14.25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55626985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55626985

再版前言

本书初版发表于 2008 年 5 月，当时的书名是《理解空间：现代空间观念的批判与重构》。由于近年来我国学界围绕空间问题的研究不断升温，出版社决定再版本书，并希望我对原书做些修订和补充。我考虑再三，觉得原书虽然留下了很多缺憾，但既然是再版，最好还是基本保持原貌。因此，本版只是在初版的基础上对个别词句和注释错误做了订正，并改写了第二章第一节，此外根据出版社的建议更换了书名的副标题。

本书再版之际，我想简单地做一说明。2004 年，我决定从哲学上研究一下空间，为此，我考察了 19 世纪末以来除了数学和物理学之外主要学科中有关空间的思想变迁，本书即反映了我那几年围绕空间问题的大部分阅读和思考。当时是边阅读边写作的，事先既没有一个明确的写作框架，对空间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理解，有几章在写完之后就拿到刊物上发表了，这样依次写了第五章、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最后写的导言。事实上，直到写第四章和导言的时候，我才对应该用什么方法去理解空间有了比较清楚的思路，这便使得本书看起来各章之间似乎缺乏关联，前后思想也不尽一致。因此，坦率地

讲，本书作为研究空间问题的专著，只能算是初步的探索吧。

大约在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理论呈现所谓的“空间转向”，人们试图以空间性思维重新审视社会。这种努力实际上隐含着三个不同的方面：其一是在当代社会批判过程中重视对空间现象的分析，其二是在哲学层面对“什么是空间”进行重新反思，其三是试图建构关于社会系统的空间（以及时间）构成理论。所谓社会空间批判理论基本属于第一个方面的研究，本书则侧重于第二个方面，在第四章开始触及第三个方面的尝试。对于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来说，第三个方面意义尤为重大，但目前依然任重道远。

多年来关于社会空间的讨论在理论深度上无多大进展，原因之一是很少有人认真审视“什么是空间”这个基本问题。由于这是本书研究的目的，所以，在此我想简单谈谈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本书导言曾做结论：空间即秩序（莱布尼茨、黑格尔也是这样看的）。现在我要进一步回答的是，这种秩序是如何构成的？我认为可以在三重维度上界定空间，即物质的维度、行为的维度和文化的维度。

所谓物质的空间，可以大致理解为人们所说的自然空间。根据宇宙物理学假说，大约 150 亿年前发生了一次大爆炸，我们的宇宙和全部物质由此诞生，时间和空间也由此产生，地球、生物以及人类的肉体 and 灵魂等皆由此衍生出来。所谓社会时空只能是从属于自然时空（即物质的时空），而非对应于自然时空；自然时空不是借助于社会时空才得以成立的，相反，社会时空是依赖于自然时空才得以成立的。

所谓行为的空间，即由动物的空间行为（包括空间认知和

空间活动)所产生的空间。它并不是指发生行为的那个场所(即物质的空间),而是指动物凭借其空间智能和空间行为建构出来的空间,是在物质空间基础上生出的次生空间。当然,行为空间并不是与物质空间绝缘的,由于行为通常意味着动物与其环境之间发生物质代谢,所以物质空间并非只是充当动物行为发生的舞台,而是主体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中生成的空间。只有存在社会行为的情况下,才会有所谓的社会空间。因此,所谓社会空间首先应看作行为的空间。

就人类而言,世界不仅是物质的和行为的,而且是文化的。文化是标示意义的符号体系,庞大的符号体系构成了符号空间,即所谓文化的空间。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嵌入在文化的空间,人类不得不学习使用这些符号,从而理解事物和规范行为。如果某个人不幸在幼年时期被隔离在文化的空间之外,那么他将终生无法进入“意义”的世界。人类是透过文化空间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因此我们所在的物质空间和行为空间,都掺入了文化的作用。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空间传续至今已有4万—5万年,并在当代空前发达的教育、信息和技术背景下发生着急速变化,它不仅形塑着我们对世界、对生活的理解,也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存方式。

关于本书我想说的一些话就赘述到这里吧。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对一直热心支持和协助本书出版和再版的中央编译出版社,特别是贾宇琰、朱瑞雪两位女士表达由衷的感谢。

冯 雷

2016年11月于北京

导言：作为秩序的空间

20 世纪，也许由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心理学、物理学等学科出现高度理论化、抽象化的倾向，时间和空间成了这些学科体系的核心概念。但是同时人们也注意到，由于时间和空间的性质迥然不同，所以在过去 100 多年中，它们并没有受到同等对待。概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多数学科聚焦于时间性范畴，而 20 世纪下半期哲学社会科学则呈现整体性的“空间转向”。

大多数学者认同上述观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柏格森（Henri Louis Bergson）到前期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都把时间性看作体现人的本质的东西。而科学哲学更是偏爱时间。马克斯·雅默（Max Jammer）指出：“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925 年关于空间诸性质对时间诸性质的依存性的研究，完全建立在以下两点基础上，即：闵可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的意涵上的世界的点之间的（1）时空的一致性，以及（2）时间的优先性。莱兴巴哈（Reichenbach）在关于时间—空间体系的研究中同样主张：空间的测定可以还原为时间的测定。事实上，他还明确地说过：‘时间……在逻辑上优先于空

间’。”^[1]

到了 20 世纪 50—60 年代，人们开始意识到现代理论过于偏重时间性而忽视了空间性，于是转向思考空间的丰富意义。研究者指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心理学上考察，都能证明空间意识的形成先于时间意识。例如：英语中“short”（短的）或“long”（长的）等时间概念，是从空间概念演变而来的；“before”就词源上说意味着“in front of”，即空间上处于前面。^[2]福柯（Michel Foucault）则呼吁社会理论从关注时间转向空间，他指出：“我们必须批判好几个世代以来对空间的低估。这种情形是源于柏格森，还是更早？空间被当成死寂的、固着的、非辩证的、僵滞的；相反的，时间则被认为是富饶的、多产的、有生命的、辩证的。”^[3]“而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同时性的时代（epoch of simultaneity）中，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这是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散布的年代。我确信，我们处在这么一刻，其中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联系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4]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又译作詹姆逊、詹姆森、詹明信）则这样把握 20 世纪时间—空间观念的变迁，他说：“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间的，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5]麦克·迪尔（Michael J. Dear）总结道：“后现代思想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家们重新思考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构建日常生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空间意义重大已成普遍共识。”^[6]

总的来说，人们认为 20 世纪下半期空间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最突出的课题，这种观点似乎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同。的确，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讨论空间问题的著作便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这说明了最近几十年来空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关注。但是，这是否表明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立足点从时间转向了空间呢？事实上，学术理论的现状并非这样单纯明了，时间范畴和空间范畴在理论上仍然复杂地交错在一起。例如，波林·罗斯诺（Pauline Marie Rosenau）就指出：同样属于后现代理论，后现代政治理论和后现代地理理论对时间和空间的看法是刚好相反的。他说：

政治理论家们强调后现代的时间比地理更重要。后现代地理学家们则主张后现代的空间概念比历史和时间概念具有日益增长的优先性。

……政治理论家们认为，后现代主义使作为某个批判性变量的时间（速度）高于空间和地理（Der Derian 1990：297，307）。按照他们的说法，人类已经没有在空间上作进一步扩大需求，这样地理的重要性便降低了。影像和视听手段取代了实际的空间旅行，因为它们可以把我们带到不同的地方（Virilio 1989：112—15）。时间和速度是政治性的，“权力在时间里比在空间里更加 [实在]”（Der Derian 1990：295）。在速度形式里的时间是暴力，是战争的本质，它改变了整个战役的结果。时间取代了空间；“领土的分布变成了时间的分布”（Virilio 1983：115；1989）。后现代的政治学家们确信，“在我们的武器体系、联络体系和决策体系中，我们没有严肃地考虑过极度的或不充分的速度所导致的政治后果”；他们要求“使年代学高于地理学，使

速度高于空间”(Der Derian 1990: 307, 297)。他们主张时间比空间更重要 (Virilio 1989: 112—115)。

这场刚刚开始 的争论不会轻易得到解决。^[7]

后现代政治理论与后现代地理理论在时间和空间问题上的观点对立会让很多人产生困惑。也许有些人会解释说: 后现代体验既包含空间方面, 也包含时间方面。不过, 在我们可能陷于这种无谓的争论之前, 我想引述 100 多年前马克思分析商品流通时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的一段话, 来与后现代政治理论家的观点做个对照。马克思说:

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 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 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 另一方面, 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 就是说, 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 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 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 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 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8]

尽管相差一个半世纪, 但是马克思揭示资本“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 与后现代政治理论家所主张的现代政治中“时间取代了空间”的观点, 令人感到存在某些相似之处。

在这里，关于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是否从关注时间转向了关注空间，看似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当代社会空间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时间；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的加速，时间性变得更加重要，而空间由于不断被克服正在失去意义。其实，这种观点的对立只是一种假象。对立的焦点表面上看是偏重时间还是偏重空间，但是造成观点对立的原因却是由于对“空间”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同。后现代政治学（以及马克思）所说的空间基本限于“地理”的意涵，而主张空间重要性的后现代理论，其空间概念大多并不限于地理，而是包括了更丰富的内涵。

因此，在空间批判理论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同时质疑之声始终不断的今天，我们要回过头来重新思考一个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空间？本书各章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此。

当代空间批判理论批评的对象之一是近代空间观。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牛顿（Isaac Newton）、康德（Immanuel Kant）等人对近代空间观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人的空间实践活动对空间观念的影响。地理大发现对近代空间观念的形成具有特殊意义，因此它是理解近代空间观念的一个不应忽视的基本线索。

中世纪欧洲人的地理空间观念，部分地反映在那时绘制的地图上。一方面，它是有限的经验、宗教观念以及想象力的混合物，另一个突出特征是那时的世界是由熟悉的中心地带和暗昧的边缘地带所构成。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在《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中曾经形象地描述了那时人的空间感觉：



O中T地图，因形似在“O”字母中加上一个“T”字而得名。由于当时基督教控制一切，绘图者往往以《圣经》中的观点来绘制地图，所以把耶路撒冷（Jerusalem）画在世界的中心，外被圆形大洋环绕，中被内海分割为亚、欧、非三个部分。
资料来源：吴泗璋编著，《地图学概论》，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14页。

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离他们几天路程以外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事。他们生活在各自的山谷和树林里，耕种土地；他们看到的最远的是毗邻的部落，但是他们通常与毗邻部落为敌或有纷争。人们千方百计相互损害，互将对方的牲畜赶离牧场，甚至放火烧毁农家，不断地相互抢夺、复仇和争斗。在自己的小天地以外还有什么东西，那就只是道听途说。如果一支几千人的军队进入这样一个山谷或林地，那就不好对付了。邻近的部落一味地为这支军队残杀他们的敌人而感到高兴，却没想到下一回就该轮到他们遭屠杀。^[9]

16 世纪以前，人们基本上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超过这个范围的世界究竟有多大，是什么样子，对此人们了解很少，也没有非了解不可的理由。但是 16 世纪以后，由于欧洲人的大航海和美洲、澳洲的陆续发现，地球上没有无人知晓的角落了，每个地方人类都可以到达，世界变成了地表面积确定的、有限的空间。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人类的空间关系，也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

当初欧洲人征服美洲原住民，占据他们的家园，并向那里殖民，这种空间扩张基本上如同古代帝国的领土扩张一样，几乎纯粹是空间的量的扩张。因此，在生于那个时代的笛卡尔以及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哲学中，我们看到他们不讨论时间，而是讨论空间，似乎时间性没有意义。因为那时体验的时间是匀速的，而非加速度的，所以时间对历史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另一方面，物体在静止的空间中发生着变动，所以他们关心实体、广延、空间、移动。但是，随着欧洲列强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国的发展速度显出明显的差异。于是，人们对时间和速度有了越来越深刻的体验。

近代时间观念的萌发期当然比这还要早一些。安托瓦纳·贡巴尼翁（Antoine Compagnon）在考证“现代的”一词的词义演变过程的时候，谈到了时间观念的变化。他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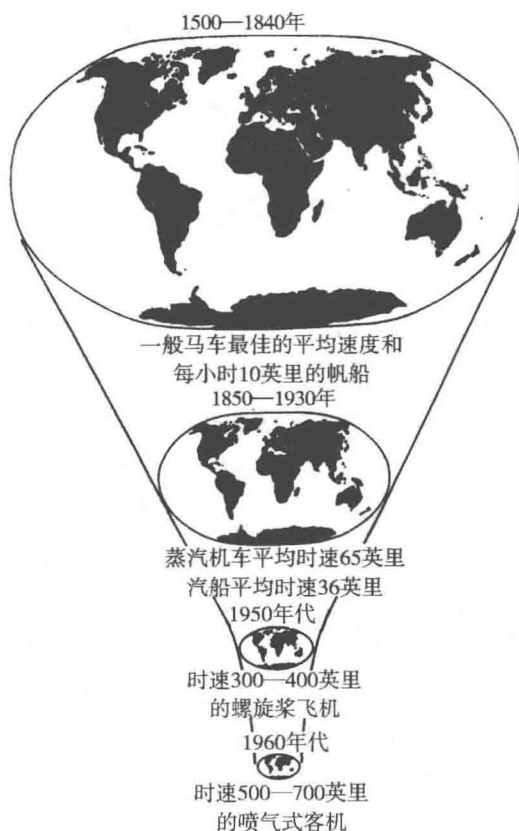
[modernus] 一词刚出现时，还不涉及时间问题。古代与现代的区别并不体现在时间上；两者的区别是完全而且绝对的，那就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与中世纪的 *hic et nunc*，即

“当场并立刻”之间的区别；这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今天——但波德莱尔（Charles Beaudelaire, 1821—1867）已经发现了这一现象——现代很快就过时了，它与落伍、即与昨天的现代、与已过时的一切的对立，比与作为无时间性的古典的对立更甚：时间加速了。但是，这一加速过程很久以前就开始了。^[10]

贡巴尼翁倾向于认为 12 世纪欧洲人就有了“加速”的含义上的时间观念。不过我认为，随着 17 世纪以后欧洲人对非洲、亚洲和新大陆的异文化的了解的增多，特别是欧洲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才促成了欧洲现代的时间观念。

近代空间观认为，空间是一个静止的“容器”，时间则是匀速地流逝的——牛顿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空间是静止的，而时间却变为加速度的话，时空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前面我们提到的后现代政治理论和马克思关于流通的分析，以及本书第五章将会谈到的后现代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的“时空压缩”思想，就显示出了空间静止而时间加速的结果：“时间消灭空间”，或“时间取代空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指的空间是地理的空间，而在地理大发现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之后，地理空间就意味着地球表面这个固定不变的空间。在交通速度不断提高而空间距离不变的情况下，空间就越来越缩小，仿佛被时间（速度）所消灭。这种逻辑就导致了这样的结论：随着现代生活速度的加快，地理的重要性不断降低。

生活加速导致地理（空间）的重要性降低，近代第一个提



“时间消灭空间”在交通方面的世界缩略地图。

资料来源：[美]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01页。

出这种观点的人是洛克（John Locke）——尽管他直接谈论的不是速度和空间，而是劳动（生产）效率和土地的关系。在洛克那个时代，地理大发现已经过去100多年，欧洲人已经征服了美洲。世界的面积明确了，人类可能拥有的地理空间不会再扩大了。洛克看到：人类现今业已分布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现

在似乎有人满之患。在这种情况下，从抽象的逻辑上讲，“人类”财富的增加就不再取决于所占有的土地的扩大，而是取决于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洛克说：“那个圈用土地的人从十英亩土地上所得到的生活必需品，比从一百英亩放任自流的土地所得到的要更丰富，真可以说是他给了人类九十英亩土地。”^[11] 洛克在为资产阶级的土地占有者和经营者圈占土地进行辩护，其实质不过如马克思所揭露的：“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并且始终是它的基础”。^[12] 可是洛克却把“劳动”（实际上是生产效率）当作财产权的根据。洛克认为，谁在土地上加入更多的勤劳，也就是使土地产出更多财富，谁才合理地拥有土地的占有权。而如果像美洲原住民那样占有大量富饶土地却听任其荒芜的话，那么占有大量土地就是不正当的。洛克看到，在资本主义占有关系中，高效率的生产将使其在土地占有关系中获得优势。基于这种认识，洛克断言：“生产这些资料的土地很难说占有价值的任何部分，至多只能说占极小的部分；其价值是如此之小，以致我们甚至把完全听其自然而未经放牧、耕种或栽培的土地名副其实地叫做荒地，并且我们会发现它的好处几乎等于零。”“自然和土地只提供本身几乎没有价值的资料。”^[13] 本来在洛克之前，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提出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代表了那时的一般性见解，但是洛克认为，土地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价值几乎等于零。由此可见，洛克应该被看作近代资本主义时空逻辑的预言者。^[14]

前面我们提到霍布斯关心的是空间，相比较而言，洛克则开始关注时间范畴。显然，这一转向与“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

间”的资本主义规则正在形成之中的英国当时的状况有着内在的关联。

大约从工业革命开始，时空关系的特点就是空间静止而时间加速。因此，如果当代资本主义空间依旧是静止不变的话，那么马克思关于资本“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论断就仍是正确的。但是，20世纪空间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地理空间之外，当代空间获得了扩张的新途径。在生活继续加速的同时，空间也在扩张。因此，时间的加速并非意味着空间的相对缩小。正是由于出现了这种新局面，所以我们才要说空间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理论必须严肃面对的重大课题。

20世纪经历了空间的剧烈变化，这一点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被那些敏锐的哲学家意识到了。海德格尔在1950年的一次演讲中，开篇就感慨地说道：

时间和空间中的一切距离都在缩小。过去人们要以数周和数月的时间才能到达的地方，现在坐飞机一夜之间就可以到了。早先人们要在数年之后才能了解到的或者根本就了解不到的事情，现在通过无线电随时就可以立即知道了。植物的萌芽和生长，原先完全在季节的轮换中遮掩着，现在人们却可以通过电影在一分钟内把它展示出来。电影显示出各种最古老文化的那些遥远遗址，仿佛它们眼下就在今天的街道交通中。此外，电影同时展示出摄影机以及操作人员，由此还证实了它所展示的东西。电视机达到了对一切可能的遥远距离的消除的极顶。电视机很快就会渗透并且控制整个交往联系机关。人类在最短的时间内走过